

弗罗斯特诗歌中家的隐喻及其社会伦理

何庆机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2)

摘要: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家总是坐落于远离现代都市的偏僻新英格兰农村, 给人一种强烈的孤独的地域感, 然而其隐喻及其文化内涵却使它们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弗罗斯特借此探讨在现代科学、现代工业发展冲击下家的变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笃信个人主义和自立的他, 在家庭的社会伦理问题上同样持二元论及平衡论的观点, 在强调现代文化背景下邻里关系的重要性的同时, 又强调在家庭社会责任问题上自立与博爱之间平衡的必要性。

关键词: 罗伯特·弗罗斯特; 隐喻; 社会伦理; 家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5-0045-05

弗罗斯特自己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不幸的。父亲早逝, 妹妹患有精神疾病, 妻子体弱, 六个孩子中两个夭折, 一个早逝, 一个自杀, 一个遭受精神折磨……在一封信中, 他甚至这样说道: “家里人一个接着一个生病, 我真想像浪漫派诗人那样大喊——艺术家不该成家。要不是这种说法太陈旧, 太没有创意, 我肯定就叫出来了。”^[1]然而, 他并没有真正去大声疾呼, 他也不是浪漫派诗人。而正是他所遭受的痛苦, 使他对家庭、对婚姻, 对现代社会中家庭面临的种种问题有透彻而深入的洞察, 这种洞察远远跨越了新英格兰的地域限制, 跨越了时代的限制。而在诗歌中, 他对家庭问题的思考远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之间, 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 他还探寻家作为一个个体在现代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及其社会伦理。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家, 均处在新英格兰的偏远之地, 是荒原中的家。这里的荒原, 同样是有着双重的意义, 并影射着整个社会变革中的现代社会。诗人关注的便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和地理背景下, 邻里之间、家庭与社会存在的伦理关系。

一、弗罗斯特诗歌中家的地理空间及其隐喻

虽然弗罗斯特本人拥有多处农场, 但他相当多的时间却生活在城市中, 在大学中授课、讲学和朗诵诗歌, 等等; 他既有偏离现代文明的农场的家, 也有地处现代文明与精英文化中心的家。然而, 在他的诗歌中, 家永远是坐落于新英格兰的偏远之地。《波士顿之北》的第二首诗《荒屋》(Ghost House)的“我”便“居住在一座偏僻的小屋里”, “小屋远离被人遗忘的大路”^[2]¹⁹; 虽然相爱的男女给这座“多年前曾经消失”的小屋带来了生命与活力, 但与他们为伍的却只有自然以及那些沉默的邻居——“刻在屋外矮树丛下那些墓碑”上的名字。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荒原中的家”无疑给人的是孤独与恐惧感, 而在冷漠的社会中, 更增加了心理上的荒原感。在这样荒僻

收稿日期: 2007-11-16

作者简介: 何庆机(1966-), 男, 江西南昌人,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翻译研究

的家中, 风暴如同“野兽挟着雪”使《害怕风暴》(*Storm Fear*)中的一家人(两个成人和一个孩子)充满恐惧, 甚至怀疑“是否我们有力量随日出而起 / 并自己拯救自己”^{[2]24}。正是荒原上的家给人难以忍受的孤独感, 使得《山妻》(*Hill Wife*)和《恐惧》(*The Fear*)中的夫妻(或情人)对黑洞洞的家充满了恐慌。这加剧了他们, 尤其是妻子, 心中本已存在的心理上的荒原感。在组诗《山妻》中住在偏远地带的孤独夫妻“更喜欢户外而非屋内的黑夜”^{[2]170}, 对妻子而言“那里对她来说真太寂寞, / 而且太荒僻, / 因为那里只有他们两人, / 他俩没有孩子”^{[2]171}, 山妻最后选择走进那黑暗的森林, 走向死亡。

因此, 在弗罗斯特的诗歌中, 荒原中的家, 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家, 更象征着现代人心理上的荒原。而诗歌中频繁出现的“荒屋”、“残屋”的形象更被诗人用来演绎、象征人类文明的历史变迁, 阐释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带来的种种其他问题。在《世世代代》(*The Generations of Men*)中, 所有“姓斯塔克的都聚集在鲍镇—— / 一个农业已衰退、遍布岩石的镇区”^{[2]102}, 而祖先原先居住的地方则是小路旁的一个黑暗的地窖洞。《人口普查员》(*The Census Taker*)中的调查员来到了一个“只有一门一窗一个房间的屋子, / 这是方圆一百英里被伐光了树木 / 的山区荒野中唯一的栖身之所, / 可如今屋里既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2]228}。在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 农业、农村以及农村生活方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科学思想的发展带来技术革新, 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式与宗教信仰, 某种程度上割断了现代人与历史的联系。在《黑色小屋》(*The Black Cottage*)中, 衰败的黑色小屋不仅代表着历史, 代表着过去, 同时也象征着现代社会中“道德与宗教价值观念的缺失”^[3]。而《指令》(*Directive*)中那“如今已不再是房子”的房子则寓指“世世代代人所有梦想的幻灭”^[3]。在现代社会, 宗教不再像以前那样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并给人以精神上的寄托。这个问题远远不局限于诗中的新英格兰乡村, 甚至不局限于美国本地, 这是现代社会中共存的问题, 也是现代诗人、现代作家致力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弗罗斯特对现代社会中邻里关系以及家庭社会责任的探讨便显得尤为重要。

二、无处不在的纽带, 邻里关系的主动建构

弗罗斯特对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极力反对, 并在诗歌中予以讽刺挖苦, 因为“新政”与他崇尚的自立和个人主义背道而驰。不过, 他从来不是一个走极端的人(或许坚决反对“新政”是个例外)。他非常重视个人与社会以及邻里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只考虑到自己, 而与其他人相隔绝, 那么他的生活便没有什么意义”^{[4]57}。诗歌《茧》(*The Cocoon*)便以隐喻的方式阐释了这一观点, 将那些从不与邻居往来, “让屋里的生机完全避开人世”的人看作是在“作茧自缚”^{[2]318}。不过他的诗歌中也从来不描绘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情景。深受爱默生影响的他, 同样推崇平衡论(*equilibrium*), 推崇“中庸”之道(*middle measure*),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平衡点”^[5]。当然, 弗罗斯特的这种平衡点从来就是不固定的、动态的和游离不定的。他的这一观点充分体现其诗歌中所涉及的家庭、个人与他者、社群的关系上。在《花丛》(*The Tuft of Flowers*)中前一位割草人有意无意留下的一束花让独自一人去干活的我感受到了个人与他者, 与社会的联系——“人类共同劳动, …… / 不管他们是单干还是在一起干活”^{[2]41}。在弗罗斯特诗歌中, 个体、家庭与他者、邻里的纽带似乎无处不在, 诗中人也总是能意识到邻里的存在, 意识到邻里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在《雪夜在林边停留》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中，诗中人道：“我想我知道这树林是谁的。 / 不过主人的家宅远在村里， / 他不会看见我在这儿停歇 / 观赏这片冰雪覆盖的林子”^{[2]291}。在这里，这片树林既在“我”与邻居之间隔了一道“墙”，但又成为邻里关系的纽带。

“他者”、自然等在弗罗斯特诗歌中成为纽带和中介，使得邻里之间在冥冥中缔结了某种关系。这既反映了在现代社会邻里之间相互关系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反映出这种关系的松散性和不定性，而真正意义上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双方的直接交往。在弗罗斯特诗歌中，有些诗歌便探讨邻里之间关系的主动建构。《斧柄》(*The Ax Halve*) 中，当“我”正在自家院内挥斧劈柴的时候，邻居“悄悄溜进我家院子走到我身后”，“他很在行地抓住了我扬起的斧子”^{[2]242}，并让“我”到他家去。平时很少往来的他“讲一口法国腔很浓的英语”，他的举止不禁让我疑心重重，满是戒心，“可能是他心里 / 有什么话要对一个糟糕的邻居说， / 并希望这位邻居听话时手无寸铁”。但实际上，邻居只是要教他什么样的斧柄才最好，想给他一把新的斧柄，并和他东拉西扯，谈孩子教育等问题。显然，邻居的这些只是与“我”交往的一个借口，而给邻居新斧柄也只是“邻居示好的象征”^[6]。在《补墙》这首涉及邻里关系的经典诗作中，“有一种不喜欢墙的东西”、“篱笆牢实邻居情长久”以及墙的意象一直成为评论者关注的焦点，不仅用它们来阐释诗人的家庭、邻里观，还用来阐释诗人的诗学以及二元观。而在这首诗歌中，有意思的是并不喜欢墙的“我”——“因为这垒墙之处我们并不需要墙； / 他那边种的是松树，我这边种的是苹果， / 我的苹果树绝不会越过边界 / 去偷吃他树下的松果，我对他讲”^{[2]52}——却每年都主动与邻居相约来补墙。因此，补墙对于我来说，是每年与山那边的邻居交往的一次机会；通过邀请补那“我”并不喜欢、并不需要的墙，“我”是在主动建构与邻居的关系。

三、自立与博爱间的平衡：家庭的社会责任

弗罗斯特对《圣经》和基督教耳熟能详，不过却从未加入任何教会。在谈到宗教信仰的时候，他认为像艾略特这样的人更属于“教会派”，而自己更属于“宗教派”^{[4]303}。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使西方传统的宗教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同时教会的作用也被大大削弱。在这种背景下，家庭便需要承担一部分原本由教会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这一问题上，弗罗斯特同样持“平衡观”，即个体自立与家庭社会责任的博爱之间的平衡。在《爱情和一道难题》(*Love and a Question*) 中，新婚夫妇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异乡漂泊而来的陌生人，“请求让他借宿一晚”^{[2]21}。这着实是让新郎官难以抉择的难题。他是该以博爱的心将陌生人收留下来，让“新婚之夜被人打扰 / 让新房里有潜在的祸根”，还是更多顾及自己的利益，仅仅“舍施金钱和面包”^{[2]22}，让陌生人在冰冷的户外度夜？诗人在诗歌中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而是将问题留给了读者——“如果他人会影响到我的快乐和自由时，我仍需要负有社会责任么？”^[7]

《雇工之死》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自立与博爱、个体与他者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老雇工赛拉斯在离开雇主一段时间后，回到了雇主家，而此时他已濒临死亡。玛丽与丈夫沃伦就是否收留已经毫无价值的雇工而发生分歧，面临抉择。而与上一首诗一样，诗人也没有在诗中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诗歌以雇工之死而结束，夫妇俩也最终无需做出抉择。然而，从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批评。作为其代表的赛拉斯从来我行我素，为了更多的工钱而离开了雇主，最后落得穷困潦倒；一事无成的他又羞于回到自己法律意义上的家中（他的兄弟家），而是带着自己的尊严，选择自己对之并不忠心的雇主的家作为最后的归宿。正是他的这种个人主义与

不忠心使夫妇俩难以对是否收留他达成一致,而他们对家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自立与博爱之间的矛盾。在丈夫沃伦看来,“家就是在你不得不进去的时候, / 他们不得不让你进去的地方”,即血缘意义、法律意义上的家;而玛丽认为家是“某种不一定非要值得才享有的东西”^{[2]58},即博爱的、道义上的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雇工之死》的最后,丈夫来到妻子身旁,主动握着她的手——“悄悄坐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等待”^{[2]60}。这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似乎丈夫完全认同了妻子的观点,似乎诗人更加倾向博爱而忽视自立的重要性。卡伦·基尔卡普(Karen Kilcup)即认为这表明沃伦转向了妻子的价值体系,认为“这首诗的对话告诉我们在相互关心与自立,同情与经济利益,情感与理性中前者更重要”^{[8]86}。而对这首诗颇有微辞的马克·理查森(Mark Richardson)则持相反的观点。他引用弗罗斯特自己的话来说明该诗旨在强调后者更为重要。弗罗斯特认为在这首诗中沃伦对家的定义代表着男性对家的感受,而妻子对家的定义则代表女性、母亲对家的态度,是“新政”似的态度^[9]。如果联系到弗罗斯特对“新政”的竭力反对,我们是不难得出合乎逻辑推理的结论的,即弗罗斯特完全认同沃伦的观点,将同情、博爱与家庭的社会义务抛在一边。然而,在做出如此推论的时候不要忘了持二元论的弗罗斯特从不是个走极端的人,不要忘了他在不同场合的言论往往会自相矛盾。在谈及此诗的时候,他还曾说道:“危险之处在于你们会把其中的男人看得太无情。那样的话,便毁了这首诗。”^{[8]275}因此,在这首诗中弗罗斯特既没有偏激地排斥女性对家的态度,也没有让沃伦彻底接受妻子的观点。诗歌最后沃伦走到妻子身边握着她的手这一举措只是说明沃伦的男性化观点被软化了的而已。诗人在此也旨在说明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在另一诗中得到印证。在《蓝浆果》(Blueberries)中,诗人以讽刺的口吻,以夫妇俩之间对话的形式,讲述了他们的邻居洛伦一家从不劳作,而以天生的和帕特森果园里的浆果为生的故事。诗人在讽刺懒惰、贪婪和缺乏自立的洛伦一家的同时,也无声地挖苦了帕特森无原则的博爱。

弗罗斯特坚信诗歌的伦理价值,坚信诗歌的教育作用。罗宾逊也同样坚持诗歌需要有伦理价值观念,但他诗歌中的伦理观念过于明晰,过于简单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被人们所淡忘。弗罗斯特诗歌曾被一些学者诟病,因为弗罗斯特不在诗歌中呈现明确的伦理价值观念,但这并不说明他不关注伦理问题,而是相反;只不过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对伦理问题的关注。而恰恰是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含混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使得其诗歌经久不衰。通过对弗罗斯特诗歌中家庭与社会伦理关系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笃信自立的他并非“只是关注个人(包括夫妻作为完整的个体)与个人、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10]。相反,他特别关注现代社会中邻里之间的关系问题,关注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问题,并以他独特的话语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立与博爱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 [1] Untermeyer L. The Letters of Robert Frost to Louis Untermeyer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Press, 1963: 204.
- [2] 弗罗斯特. 弗罗斯特集: 诗全集, 散文和戏剧作品[M]. 曹明伦,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 [3] Faggen R.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obert Fros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2.
- [4] Tuten N L, Zubizarreta J. The Robert Frost Encyclopedia [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1.

- [5] Hoffman T. Robert Frost and Politics of Poetry [M]. Hanover and London: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 2001: 193.
- [6] Marcus M. The Poems of Robert Frost: an Explication [M]. Boston, Mass: G K Hall & Co, 1991: 93.
- [7] Timmerman J H. Robert Frost: the Ethnics of Ambiguity [M].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2002: 115.
- [8] Kilcup K L. Robert Frost and Feminine Literary Tradition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 [9] Richardson M. The Ordeal of Robert Frost: The Poet and His Poetics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50.
- [10] Nitchie G W. Human Values in 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 A Study of A Poet's Convictions [M]. New York: Gordian Press, 1962: 124.

Metaphor of Home and Its Social Ethics in 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

HE Qingj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0012)

Abstract: Houses in the poems of Robert Frost always situate themselves in the remote New England countryside far away from modern cities, leaving to the readers a strong sense of lonely regionalism. Yet the regional restriction is transcended by its metaphor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with which Frost explore the changes of home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and the social ethnics of home in the poetry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oet, with his faith in individualism and self-reliance, holds fast to notions of dualism and balance in the matter of social ethnics of home. H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neighborly bond and the necessity of balance between self-reliance and philanthropy.

Key words: Robert Frost; Metaphor; Social ethics; Home

(编辑: 周斌)